

芝翁高拜石著

古春風樓瑣記

三版

第二集

古春風樓瑣記

第 二 集 · 高 拜 石 遺 著



台 港 新 生 報 印 行

古 春 風 樓 瑣 記

〔集二第〕

著者：高舜石

發行人：沈岳

出版者：台灣新生報社

出版部

經銷者：台灣新生報社

讀者服務部

地址：台北市延平南路一二七號

電話：三八一三七九一（十線）

郵撥帳號：六二八八

印刷者：嘉價印刷廠

地址：台北市安西街二十九號

電話：五八一六八二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

局版台業字第〇二八二號

全集二十冊

中華

民國

國民

國

六七精新美港

八十裝台

八年本幣金幣

六九年全三八五

月九集千十百

三訂元元元

十價整整整

日

再四

版
（海外郵費另計）

古春風樓瑣記 目錄

(第二集)

黃遠生域外驚魂	七
徐樹錚的霸才	一二
「聯聖」方地山	一七
沈寐叟之淵博	二〇
沉蕙風晚年偃蹇	二四
黃晦聞之風節文章	二七
李審言晚年潦倒	三一
曾鰲庵以農自隱	三三
通儒豪紳王葵園	三七
葉麻子藏書故事	四〇
鶴山老人的風趣	四三

夏丐尊的執持工力·····	四六
茹經老人唐蔚芝·····	四九
張狀元與繡聖之戀·····	五二
弘一大師李叔同·····	六九
龍研仙同情革命·····	七六
浹江李氏與李徵五·····	七九
記何海鳴·····	八五
倒袁與聯合屠龍·····	九一
蔡乃煌之死·····	九四
陸榮廷的出身·····	九七
中州大俠王天縱·····	一〇
李秀山之死·····	一二〇
白面霸王唐繼堯·····	一二八
吳二哥偏饒嫵媚·····	一三一

.....

目錄

胡笠僧的賢孝.....	一四七
孫慕韓好好先生.....	一五八
胡樸安苦學成名.....	一六四
雲間名士楊了公.....	一六六
刁作謙高風亮節.....	一七二
康有爲的虛君共和.....	一七五
康聖人的晚年.....	一七八
康梁師徒之割.....	一八一
郭松齡倒戈經過.....	一八五
林長民塞上驚魂.....	一八九
李經羲愛重才俊.....	二〇四
張子武生死酬知.....	二一〇
奇女子李梅魂.....	二二六
楊雲史江東獨步.....	二二九

.....

邵飄萍之死·····	二四五
林白水被殺始末·····	二五二
執紼政客潘馨航·····	二六一
談談徐志摩·····	二六五
「五四」與蔡子民·····	二六九
蔡子民的家世·····	二七二
余日章的外交活動·····	二七五
郭泰祺的一生·····	二七七
李石岑痴情長恨·····	二八一
四川活神仙從雲子·····	二八六
郁達夫赴日因果·····	二九一
再記郁達夫·····	二九六
「趙廉」與何麗有·····	三〇一
(附錄) 郁王婚案前後·····	三〇九

.....

瞿楊的孽緣.....	三二一
瞿秋白臨死哀鳴.....	三二五
記白屋吳生.....	三三二
摩登和尚林庚白.....	三四五
齊白石詩情畫意.....	三四九
蒼虬老人之夢.....	三五五
一隻蘭花鐲的哀怨.....	三六八
東條英機伏法經過.....	三八三
江湖奇俠柳森嚴.....	三八八
岳麓火併的一幕.....	三九二
阮半仙挨揍記.....	三九八
虞翼野的風趣.....	四〇二
岳通天枉死故都.....	四〇七
孫伏園其人.....	四一

.....

張競生這個人

四一八

鄭烈先生遺事

四二一

黃遠生域外驚魂

民國四年之冬，袁家班在北京正演黃袍加身，密鑼緊鼓中，十二月十日，名記者黃遠生忽在美國舊金山被刺身死。噩耗傳到國內，他的親友開會追悼，嚴又陵有詩輓云：「到底何人賊？傳來四海驚！微生丁厄運，亂世諱才名。渡海風吹鬢，歸途雨灑旌，與君一日雅，歎息意難平」。梁任公輓句是「茫茫身世向蒼穹，東海恨難填，詎料世人皆欲殺；落落恩仇付流水，西江名自永，獨知天意不能磨」。均爲人稱誦。

遠生是九江人，光緒甲辰末科進士，榜名爲基，那時才廿二歲，高中了之後却不願向仕途求出身，便赴日本習法律，歸來便從事新聞，不久，從上海到北京，替申報撰寫通信，並爲報館裏寫特稿。他的舊學新知，都有很好的成就，描寫既深刻，文筆又潑辣，心敏手捷，數千言頃刻立就，不論在戲園裏觀劇，或是在妓院裏打麻將，侍者傳來電話：「報館等稿拼版」，他隨便拿起筆來就戲單或叫條的局票上，疾風掃落葉般帶草連真一氣寫下，他的書法，無人比其劣，也無人比其快，一紙繼一紙，隨寫隨付給車夫，特交報館。梁任公常和他在

一起，見他那樣，連稱「了不得」。

他做人秉性謙和，善於交際，名宿長老，都喜歡和他交往；又長於口才，集會演說，議論風生，奇峯突出。後兼做律師，受杭州胡慶餘堂委託打一次官司勝訴，得了酬金十萬，生活便充裕起來。

袁世凱當國時，他在通信中，批評時政，盡情刻劃，例如「游民政治」中說：「雞鳴狗盜之士，以袁門爲最多，頑固黨相聚而語，輒謂李鴻章之用人，不過下及買辦市儈，袁世凱用人，乃男盜女娼者亦用之，此言亦自有半面之真理」；那時儉國父皮包的湯鄉銘，以及婦女請願團代表被沈佩貞罵爲「安大浪」之安靜生，並「車夫」「乞丐」亦被袁黨利用作勸進人物，黃的批評，尙非無的放矢，或挖苦過甚的。

袁世凱雖妄想「一德龍興」，但左右幕僚的計劃，是從製造帝制輿論入手，更想拉攏名流元老。最初曾一度以編書爲名，請拿筆桿的許多文人，撰寫德皇威廉，鐵血宰相俾士麥，維多利亞女皇等等西洋君相史實，以災惑人心，丁佛言黃遠生均在羅致之列；丁大發揮聯邦主義，主張採用聯邦制，對國體爲何種形式，認爲不重要。黃遠生等也將在日本所唸講義，逐譯了一些，勉強交卷。楊度這個人是想「一手遮天」的，知道這消息，一面把他老師湘

綺老人請出來，說些「終有異人自楚歸」「代漢者當途高」等譏諱之言，一面趕撰其「君憲救國論」，自告奮勇以發起籌安會自任。那時袁還在忸怩，經不起楊熱衷慫恿，才欣然同意發動。誠如當時一般人所說的「用楊度而天下之政客走開」……梁啓超是反對楊度的，「異哉所謂國體問題」之偉論發，黃遠生「遁甲術專門之袁總統」也繼之而出了。

籌安會發現之後，遠生拍發申報電訊，只是報告事實，不置可否之見，及見梁任公反對，並聞徐世昌等亦不贊成，乃於電報通信中，夾述贊成反對兩方之言論，表示超然態度。楊度一向是高視闊步，向不顧及反對方面之論調，視之滿不在乎；而主持籌安會實際工作之孫毓筠，見了之後，便邀約遠生談話，詞氣中頗露責備及脅迫之意，但尚沒有加害之心。遠生原是一個神經質的人，受不了絲毫驚恐，恰好腰纏尚豐，遂即飄然南下住在上海租界，以避威脅。

洪憲御用報紙是薛子奇所辦的亞細亞報，遠生在京本兼該報寫稿，南下之後似與該報並無聯絡，剛巧該社的「分店」黃報，在上海開張，報端大登：「已延攬名記者黃遠生劉少少等主持筆政」。上海是反對帝制的輿論中心，反袁派誤以遠生爲薛子奇擁袁一派，黃報發刊之日，有人餉以炸彈，並連續被炸幾次，遠生如何禁得起這個風浪？急忙登報否認，連那自

稱「小生」的劉少少，也避之大吉。這時遠生深感到在北京受袁黨威脅，在上海却又被反袁派的誤會，兩邊打擊，便立即決計赴美國漫遊一番再議。——實際是爲避禍的。

到了舊金山，對外宣稱此來目的，是考察美國實業。當時通信機構，不甚完備，北京袁黨報紙，寄到國外極少，上海報紙較多；海外僑胞對帝制是痛心疾首的，尤其袁世凱攘竊大位，改變國體，認是亂臣賊子，遠生在國內享有高名，來美任務又甚模糊，便以爲這是袁黨報紙上海分店人物，特別加以注視。遠生住在旅社裡，便有一個僑美同鄉，到來請見，說是飄泊異邦，無可爲活，請他接濟三數百元作盤川返國。說話時目不轉瞬地注視遠生，遠生倒不是捨不得錢，只是客來不速，萍水相逢，便向借貸，頗覺突兀，因之沒有答允，然只是婉却而不是嚴拒，那人便興辭而出。又隔了幾天，遠生外出，在路上又碰到這位同鄉，正要點頭爲禮，那人便說：「昨日向你借，你不肯；今天請你看我的……」。邊說邊拿出手槍，開了一響，這個斯文人便倒地了。最初，僑界還認是「逼索不遂，殺人」，細察之下政治的意味重於私人的逼索爲多，遠生遂長爲異域之鬼了。

遠生遺著有「遠生文集」，詩亦奇逸不凡，却不多見。曾見其「弔歌者之作」，撮錄數句，聊嘗一嚮。「清歌人海百珠馳，繞國妖霓入夜時，花傍戰場紅似火，滿城爭說小靈芝。

「『狼山東去海雲寒，萬樹梨花擁一棺，從此纔餘收拾盡，不堪風雨向人彈』。『未遣頭顱入陣雲，九原遺恨此孤墳，國門處處多風雨，掩盡陰符且哭君』。『秋娘死後廢琵琶，城上空留北府鴉，十載不談鄉國事，江風吹老女兒花』。『花魂無主影徘徊，雲壓千山撥不開，話到傷心泣神鬼，墓門千載蘊餘哀。』『千年還誦問天詞，人異三閭事已奇，來到滄池作精衛，可憐心事幾人知』。自註有『黏壁自讀，尙非庸響』。倘亦別有懷抱的傷心人歟？

徐樹錚的霸才

民國十四年十二月三十日，馮玉祥刦殺考察歐美日本政治專使徐樹錚於廊房車站。康有爲輓他的詞，有「其雄略足以橫一世，其霸氣足以隘九州，其才兼乎文武，其識通乎新舊，既營內而拓外，醫杜斷而房謀，又數歷乎域外，增學識於四洲，其暗鳴廢千人，其洞視無全牛，其飛動高歌擅崑曲，其嫵媚清詞追柳周，……大盜竟殺猛士兮，天人起邦國殄瘁之愁，假生百年之前爲人龍而寡儔，哀世亂而內爭兮，碎明月於九幽」之句，這樣大堆頭的輓語，把小徐的優長處，曲曲寫出，尙無過分溢美。

樹錚字又錚，徐州蕭縣醴泉村人，徐世昌當國時，人稱老徐，把他稱作小徐。他父親是個拔貢，在家設塾，以受徒自給，他少小有神童之稱，十三歲進了秀才，以第一等第一名補了廩生。但他喜讀兵書，無意從科名上達，袁世凱在小站練兵時，他上了一道萬言書，痛論時政，袁把他交與段祺瑞，段和他接談了後，愛重其才，便保送到日本士官學校，到了回國之後，遂一直在段氏左右，參贊戎機，是爲段徐結交經過。民國後，段任陸軍總長，任徐爲

司長，不久擢爲次長，深加倚畀。

籌安議起，楊度諸人，踞老袁於爐火上，徐上書於袁，說：「名者實之賓，今字內初定，國信未宣，而遽事紛更，所關利害彌鉅，名實之間，馭之惟其宜，伏維明公審焉」。袁在這時已是給那些政客捧得渾陶陶的了，對徐所言，不加理會，他便勸段說：「帝制萬不能成，諸將帥多崛起，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四方分崩離析之勢立見，公宜潔引以俟變也」。一般人對段於項城稱帝時，養病西山，說是缺望於僅獲公爵，或說是與袁克定不洽，但小徐的進言，對段是有影響力的。他受知於段既深，段也信任不疑，實際上已成爲段的靈魂了。袁倒了之後，黃陂繼位，段任國務總理，小徐當了院秘書長，他才識高人一等，這時自是得意萬分，但不免犯了矜才使氣的毛病，所以衍成了府院之爭，終於自請去職。

他對中國舊文化頗有認識，尤其對於國學浸微，學風日靡，深抱杞憂。對於學術上的主張，治經則遵漢儒，古文則溯源班馬，而下及歐柳各家，與夫桐城諸家所長，詩則推崇少陵，詞取白石夢窗。曾評點古文詞類纂，重定經訓二十種，以學庸還小戴之舊，以大戴併立，附國語國策於左氏傳後，再於爾雅後增釋名，方言，說文，廣雅等。與同時學人馬通伯、柯鳳蓀、姚仲實、叔節兄弟，林畏廬、陳伯弢、吳瞿菴諸人，皆爲文字交。畢生治學，孜孜不

倦，軍書旁午案牘勞形中，依然不廢吟詠，在武人中實爲罕見。

馮國璋繼任總統，段祺瑞再起，出任閣揆並綜陸軍，小徐仍任次長，直皖兩系明爭暗鬭。七年，張作霖屯兵軍糧城，自任奉軍總司令，小徐爲副。八年，參戰軍改稱邊防軍，樹錚被任爲西北籌邊使督辦外蒙一切事宜，統兵入庫倫。俄帝侵略外蒙，起於帝俄而成於赤俄，他認爲蒙古問題不解決，足以影響國家的安全，他擬治蒙計劃，限令蒙古活佛取消自治，蒙民扶老携幼，王公喇嘛以下數千人，步行三十里，拜伏歡迎。他把握住這個機會，針對着蒙古閉塞游惰的陋習，撰譯文告，剴切勸導，並開醫院，設銀行，立學校，定禮制，闢道路，築鐵道，興市政，講求生產，振興地利，併力以赴。

國父對徐收復蒙古是頗加期許的，在復陵鈞書中，曾說：「……徐之收回蒙古，擬之傅介子班超等輩，其功何如，公論自不可沒，獎其功而督其過，責其前愆，而導以自新之路，亦事理之當然耳，彼果能悔改，文當無所不容」……據傳段合肥曾一度傾向革命，因徐之言而止，這時，徐託凌鉞向國父進言，所以國父有獎功督過的話；但國父是大度包容與人爲善的，終於電徐獎勵，電云：「……比得來電，諒知外蒙迴心內向，吾國久無班超，傅介子其人，執事於旬日間建此奇功，以方古人，未知孰愈！自前清季世，四裔携貳，幾於日